

WAIT FOR CLEAR DAY

等待天晴

只要你的爱 forever
永远等待爱随着你一起悄悄离开

陈金铭 〇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WAIT FOR CLEAR DAY

等待天晴

陈金铭 ◆ 著

请熬甜蜜 现在需要勇气
伸手拉住你
当你陪着我
等待天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苹果系列/蔡建光编著-呼和浩特,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 12
ISBN 7-204-08262-1

I. 占... II. 蔡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57661号

青苹果系列 ---

等待天晴

原著: 陈金铭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

主 编: 蔡建光

装帧设计: 柏拉图工作室

出 版 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写字楼

印 刷 广州诚誉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48 插页 24

字 数 60千字

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04-08262-1

定 价 108.00元(全六册)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 印刷厂负责调换)



目录 *deng dai tian qing*

.....



第一章 局变 / 1

第二章 腾越 / 18

第三章 入狱 / 44

第四章 太平酒吧 / 87

第五章 狼行天下 / 110

第六章 帝国大厦 / 125

第七章 麦飞烟灭 / 148

第八章 幻梦 / 168

番外：左岸帅哥 / 186



第一章 局变



厦门昨天夜里下了大雨。

我辗转难眠，感觉有什么事将要发生。

凌晨时分，钱三突然给我打电话。

“季哥，我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和嫂子。”

我望着旁边正熟睡的沈芸，想起了多年前的那刻，我也是这样表达对他和沈芸的想念。我问他：“你回来做什么？”钱三在电话里嘿嘿地笑：“季哥，说句不自量力的话，你别笑话，我钱三现在发财了，明天请你和嫂子去饭店吃饭。”

说起来，钱三跟我有二十年多的交情了。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在一起读书，一起考进厦门大学计算机专业，还爱上了同一个女人。

我问他：“就后天上午吧？后天是周末，明天我们部门要加班。对了，叫上陈六吗？”

他呵呵地笑了一下：“季哥你做主，别说那小子，想喊谁都可以，只要你和嫂子不缺席。”接着又开玩笑地说，“季哥，我可以跟嫂子说句话吗？”

“你这小子，你嫂子正睡觉呢，后天见面再说也不迟。”我骂了声，便挂了电话。

不是我对钱三不放心，但钱三的话着实让我心头紧了一下。





最近沈芸确实怪怪的，害得我也敏感起来。有几个晚上我想和她亲热，她的身体竟然本能地有拒绝的反应，表现非常冷淡，整个过程也是应付了事。

我问沈芸：“你是不是看上哪个帅哥了，连一个人正常的性需要都被收拾干净了。”沈芸一听也急了：“我看你是贼喊捉贼。”说完便颇为委屈地拧我的肩膀，样子有点像在演戏。

我们公司有名的漂亮宝贝小夏曾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说：“男人要是有了花花事，很少能长久瞒过老婆的；如果女人给男人戴了顶绿帽子，恐怕男人还以为是太阳帽。”

我觉得也有理，但是家丑怎可外扬呢？我笑笑说：“小夏，晚上送你回去，我们再单独研究帽子理论，商量怎么变个帽子戏法，好不好？”

最近公司让我负责一个软件开发项目，四个成员中只有小夏是女的，所以大家都对她特别照顾。每次小夏完成她的简单任务后，就在办公室里放音乐，哼来哼去，走来走去，身体摇晃着。按理说她是制造了一个不安静的工作环境，但我们却非常乐意她这样做，眼光也不时偷偷飞到小夏身上去。这也怪不得我们，要怪就怪她身材本来就性感丰满，还偏偏喜欢天天穿低胸装，惹得我们这些经常加夜班内心寂寞的同志想入非非。

我们部门经常加班超过九点，于是公司专门给配了一辆桑塔纳。小刘和小李不是本地人，就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，不用坐车。于是这些天我便每晚开车单独送小夏回家。刘、李两人对我可是无比羡慕。小刘就曾私下对我说，“孤男寡女，美人在旁，谁都知道要发生什么香艳的事，真便宜李工你了。”我说：“哪里哪里，我是当代的柳下惠。”

事实上，我坐怀不乱是因为女人诚可贵，金钱价更高。公司内部已经放出风来，部门主管即将上调至总公司，因此而悬空的位置谁有能力谁就顶上。公司安排我负责这个重要的软件开发项目，担当重任，显然就有考察和锻炼我的意思。我看着小夏，心里虽然跟虫子爬过一样痒痒的，但还是怕被人指为“生活作风不正”而前程尽毁。

小李边写软件，边打趣说：“小夏，你要加强诱惑力，把季工拉下马，我们就都有机会竞争主管这个岗位了。”小夏故意朝我抛了一个媚眼，对着大家媚笑说，“那你们就不怕我跟季工龙凤双飞后，会把软件卖给其他公司？”

眼见小夏玩笑开得过分了，我就故作严肃地插了一句，“我跟小夏连开机程序都没有进入，大家就别闲扯了，快点干活！”小夏显然没有把我的威严当一回事，说：“嗨，季工，我可要研究一下你的按钮在哪里，准备开机了。”

我不想破坏办公室的调情气氛，反正只是嘴巴上放纵一下。我故意斜了一眼她丰满柔软的胸脯，感觉一阵冲动，但马上压住念头，故作轻松地说那好啊，我先揩油再做事，肯定运转快。

其他同事开始起哄了，说：“你们可以当我们不存在，继续继续。”

我苦笑了一声，看着小刘小李，又看了看门外来往的同事。办公室哪个领导不是板着脸，背着手，踱着方步，唬着手下，谁能像我这样“平易近人”？正想着如何挽回领导的形象，这个时候办公室的电话响了，我像脱难一样给小夏使了个眼色，要小夏去接电话。

小夏看着我脸上那种拿她没有办法的表情，咯咯笑个不停，还兴高采烈的，几步跳了过去接了电话。只听清楚了一句找你们





的领导，就娇声说：“你找我们季工啊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耶。”

接着我看见小夏的脸色灰暗下去了，表情变得很尴尬，我预感什么事将会发生，心里暗呼大事不妙。最近我常常加夜班，沈芸对我就有点怀疑，晚上不打我手机而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来找我。果然，小夏把话筒放下，讪笑着，歉疚地对我低声说，“是你老婆打来的电话。”

沈芸在电话那边冷冷地说：“你真行，也学人家找小蜜了。”

我连忙说，“老婆大人，冤枉啊，真的是天大的冤枉，我们办公室的人最喜欢开玩笑。”

沈芸听我这么说，心情还是没有阴转晴，她的声音更加冷冰冰地说，“我腰痛。你今天晚上还回来不回来？”

我更加急忙地说：“回，回，我马上就回。”沈芸不知怎的落下了腰痛病，动不动就痛得满头大汗。到医院里去，都说是小毛病，也治不断根。每次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，就心如刀割。

电话那边连再见都没有说就挂了。想象得出她还没有消气，我放下电话，收拾东西，边挥手说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大家下班。”但办公室半点动静都没有，我抬头发现他们三个都在旁边偷偷地捂嘴窃笑，我就瞪了他们一眼，说：“笑，笑，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小夏说：“哎，河东狮吼，专克男士。”

小刘说：“哎，家有严妻，患有严重气管炎。”

小李说：“哎，美女当前，只能投降。”

看着他们三个活宝在那插科打诨，我无可奈何地笑了，小夏也没心没肺地跟着他们笑。

夜空还飘着一点细雨，我只好先送小夏回家。从车水马龙的

大道进入清冷的小街后，我故意踩住刹车，把车停在路边，转头看着小夏说：“熄火了，怎么办呢？你放电点火吧？”

小夏当然知道我是故意的，咯咯地笑。她的笑更惹火了我，我把手伸过去抱她，小夏挣扎了几下，闪开了我的嘴巴，却躲不开我的手，就放弃了，轻轻叹了一声，身体松软下来。

一阵云雨过后，她睁大眼睛看着我，眼睛里竟然星光闪烁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无论男人女人，到底谁爱过谁呢？谁都不过是爱着别人心中的自己。我感叹着，我一向都对自己说，不能相信爱情和女人。

所谓坚贞的爱情，原也不过脆弱得如一张薄纸。至于撕破的诱惑，只要价钱够高，精神的物质的，谁能轻易抵挡得了？你不能，我也不能，沈芸也不能。

我还记得跟沈芸一起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吃最便宜的菜的日子。她是个孤儿，多花点钱都会心疼，为了能跟我出外游玩一次，有时连续一周都不吃午饭。我找她吃饭，她骗我说吃过饭了，在旁边看着我吃的时候，就忍不住拿双筷子夹点菜吃，我要加菜，她又死活不肯，因为她知道我家境一般，于是我们两个都吃不饱。

其实，只要她点一下头，许多富家公子争相开着名车来接她出去兜风。毕业了，工作了，这个差点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还要坚持和我在一起的女人，有时会在同事面前感到颜面无光，因为公司里的女人只有她一个人用那廉价的大宝。

也是这个女人，听到前男友钱三被厦大勒令退学的时候，一个人在角落里偷偷地哭。见惯了男女之间尔虞我诈的片警陈六就对我说，“你要看牢你老婆啊，沈芸那么漂亮，很多人打她主意呢。”

想着想着已到家门口了。





进家门，我还吹了下口哨，仿佛在安慰着自己。开门后，我轻手轻脚地先洗了个澡，再蹑手蹑脚地进了房间，发现台灯还开着。沈芸已经睡着了，一只手臂还在被子外，床头边搁着止痛药，看样子腰痛好了。

我帮她拉好被子，发现地下掉了一本女性杂志，摊开的那页正好是一篇叫《第三者，谁的错？》。我心里忽然一动，偷偷从她小包里拿起了手机，查看通话记录，除了一个叫陈康的人打了三分钟后，没有钱三的电话和短信。我心里安稳了点，同时又觉得有点内疚。

我俯身在沈芸脸上亲了亲，爬进被窝里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。朦胧中，我感觉脸上湿湿的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沈芸已经醒来了，她正对着我掉眼泪。

我有点心虚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怎么哭了？”

沈芸转过脸，不让我看见，再回过脸的时候，表情很坚决地，她说：“没，没有什么。”过了会儿，她问，“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我说：“你刚睡着，我就回来了，还洗了个澡。加班真累人，可没有办法，我想升主管，这样就能早点还清房款。”我接着又说，“钱三打过电话给我，叫我们去吃饭。”

* * * * *

这时，钱三的电话打过来了，他还是在公用电话亭给我打电话：“季哥，把嫂子带出来吧，我请你们到悦华酒店吃饭。”

“好的，你和陈六在那边先等一下。”

我打电话到办公室请假，沈芸就在我旁边化妆。办公室那边是小夏接的电话。小夏先说答应转告，后来就话锋一转，不说请

假说别的，在电话里暧昧地笑：“季哥，我，我……”

我看了看沈芸，笑着打哈哈，“好，谢谢你转告。”

“季工，你可是真会说话啊。”

“嗨！”

“老婆在身边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气管炎发作了？”

“哦？”

“今天记得要回公司指导我的软件编写哦，没有你，我可进不了程序！”

“呵！”

挂了电话后，我发现沈芸似乎没在听，只是专注化妆，一张脸已经从平常的“平装本”变成了“精装本”。当年我们约会，她也没有这么用心涂抹过，我心里又有点犯酸了。

我说，“你今天又不是去见新郎，打扮那么漂亮干吗呢？”

沈芸笑了笑：“你这人就是喜欢吃醋，我只是不想给你丢脸。我要向他证明，你给了我真正的幸福。”

为什么要证明给他看？可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细细思考那么多了，从昨天晚上加班，再连着应付两个女人，我真有点筋疲力尽。

路上，各种车辆排放的尾气侵略了人们的呼吸空间。我有点昏，想着又要扑向那永远没完没了的饭局。生猛海鲜、人头马XO；干杯、吃菜、小姐啊快过来陪老总们喝一杯，猜拳罚酒，卡拉OK妹妹坐船头；桑拿按摩呀，小费呀；呕吐呀；合同和回扣呀；总是这些永远不变的主题。还好这次是陪钱三，想到这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安慰。

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充斥着吃吃喝喝、台底交易的金钱世界，





置身其中的我已经变成一个演员。长期的浸淫让我在对这世界的一切游刃有余，什么时候该笑，什么时候该哭，我很了解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毕业后这些年仿佛只应酬了一场酒宴，那个曾经滴酒不沾、一说假话就满脸绯红的我，如今已练得五毒俱全、八面玲珑。曾经的纯情啊，曾经的理想，都成了如今脱口而出的假话，说了就忘，一文不值，好像从肠胃里呕吐出来的污秽物，自己都厌恶。这就是我的现状。但只要我不喝醉，对此还极为满意。当然，在我喝醉时，我会像一个泼妇似的骂娘，客户、老板、上帝和这个世界都一齐被我诅咒。

我和沈芸到达悦华时，钱三和陈六已经坐下了。钱三并没有一丝颓唐之气，相反，一副意气风发的姿态，还风骚地穿了一条背带裤。一看到沈芸，他眼睛都亮了：“瘦子还是那么漂亮，来，坐坐坐。”

沈芸落落大方地坐下了。

钱三和我寒暄了几句，然后将放在一旁的一个大大的购物袋递给了沈芸，沈芸立刻笑开了。

我膘一眼，宝姿！上次在世贸商城，当时沈芸就看中了一条这个牌子的裙子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她没说什么，噤噤地走在前面。我追上去，说了半天好话，她扑哧一笑：“行了，请我吃麦当劳吧！”

我心里挺内疚的，沈芸反倒安慰我：“我们毕业也就这么几年，买得起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房款还没还清呢。我就是看看它，没别的想法。”

话虽如此，她看着那条裙子时那渴望的眼神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他妈的算个什么男人！连买件衣服给我心爱的女人都买不起！

陈六问：“你小子还真有魄力，玉麒麟呢？”

钱三喝一大口酒，咂咂嘴：“卖了。”

我和陈六异口同声：“多少？”

钱三伸出一个巴掌：“五十万。”

“那二十万，你没有交给他？”

钱三得意一笑：“当然没有。这次，算我净赚了五十万。”

沈芸做了个惊诧的表情。

钱三越发得意：“起先我打算空手套白狼，又一想，对方也是老江湖，不那么好惹，我用假钞，难保不被识破，于是……”

陈六说：“所以找我和季哥借钱？”

钱三起身，打开背包，掏出两摞很厚的钱，往我和陈六面前各推一摞：“还你们的，每人十万。”

我想，他背着这么一只脏兮兮的袋子行走江湖，只怕没人能看得出来，这年轻人居然有一笔说小不小的钱吧。

我和陈六对视一眼：好家伙！借出五万，转手就变成十万了！

沈芸完全摸不着头脑：“钱小松，你这是？”

钱三说：“没啥，我做生意，小赚了一把，季哥和陈弟都投了本，现在我给他们分红呢。”

陈六假意推辞：“这……我们怎么好意思收嘛！”

“陈弟这么说，可就见外了，如果不是你和季哥提供资金援助，我哪能到今天呢。再说了……”钱三伸出手，拍拍我和陈六的肩膀，“咱是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！”

“你怎么那么清楚黄金彼岸的内部结构？”

钱三哈哈一笑：“我买通了当年负责这个夜总会装饰工程的包工头。把他叫过来细问，还搞到了建筑平面图，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都一一在目。”





“好家伙，你还蛮有计划的！”

“说实话，这之前我只想留条后路给自己，结果看了这套图纸，发现自己有机可乘。”

酒足饭饱后，我问钱三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，他道：“赚钱！”

陈六看他一眼：“你现在也有几十万了，多少是个小富豪了。我们同学这伙人，你小子算是有钱人了，哈哈！”

“四十万算什么？能买一套房子而已！刚好做生意够本。”钱三踱到窗前，指着餐厅外面，“看这里！百废待兴呀，季哥，做什么软件啊！来帮我做生意吧，保你一年赚到一百万。还有你，陈弟，也来帮我吧。”

我一笑，这钱三我太熟悉了，从小就争强好胜，喜欢搞事，而且胆大包天，常常会出人意料地做一些高风险的事。比如说为了争口气也可能干随时丢脑袋的事。

他性格暴躁，莫说为一个女人，读小学的时候，就因为几个同学欺负他是外地的，故意借了他的铅笔不还，他讨了几次后，没有讨回。有一天，做完课间操回来了，他用一只手拿着半块砖头藏在衣服里，走到那人背后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举起砖头狠狠地砸了过去，从讲台桌到后墙的废纸篓，长约三米的距离到处是飞溅出来的点点鲜血，差点就出了人命。

他的狠一下子名扬学校，许多人都跟在他屁股后面喊他老大，但我也知道，他的狠不单是对别人，也包括对自己人。当初我和他还有陈六在中学的时候去打群架，他一看势头不对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偷偷掉头就走，把我们两个人丢下不管。我们质问他的时候，他还拿着老师教的名言狡辩说，“君子不逞一时之勇，我还以为你们也跟着跑了呢。”后来沈芸跟了我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是兄弟，大家公平竞争。他却怀恨在心，要不是陈六从中劝解，再加

上他又爱上了另一个姑娘，我们两个早就拿着酒瓶子干起来了。

跟着钱三做事，心里总会觉得不稳当。我对他摆摆手：“我不行，我不是做生意的料。”

“没有行不行的，天哪，这城市遍地是机会，富贵逼人啊！”

陈六默然不语。钱三继续游说：“这点钱算什么，这不叫有钱，真正的有钱人什么样你见过吗？”他看着我和沈芸，又看看陈六，“人家拿几十万就这样丢到抽屉里。”他随手轻轻捏起一小片葱花丢进汤里。

接着，钱三又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高论，“钱对某些人来说，只是一堆纸，一个数字，很无所谓。可在我们穷人来看，它就是一切，它就是娘老子，它就能买到你一切喜欢的东西。我们改变不了社会，就必须改变自己，努力去挣钱。”

“想当年我钱三为了送女朋友一双鞋子都要考虑三天，怎么节约开支怎么省吃俭用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？”钱三又看了我和沈芸一眼，那一眼闪着寒光，他说，“季哥，我想说句真心话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现在都还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对不起沈芸，男人不该叫女人受苦的。”

我心里一寒，暗骂了一句钱三的祖宗，这个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呢。我摆摆手，表示没有关系，陈六坐在旁边，显得有点尴尬。

钱三似乎有点醉了，他接着拿起手头一瓶五粮液砸在地上，很艰难地挤出笑来，“对于某些人来说，这就是半个月的生活费，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只是个道具，只要有钱。”

沈芸也看着他，若有所思。那一刻我心里发紧，她这样的眼神，太熟悉了。当年她和钱三谈恋爱时，也经常这样看着他。作



为钱三的小伙伴，那个时候我心里不知道对钱三有多嫉妒。

沈芸曾经在我的询问下比较了我和钱三两人，我说，做他的兄弟朋友情人表面上很有安全感，实际上很危险。但沈芸却说，他身上有一种我没有的东西，一种属于活力激情、暴戾凶狠的东西。接着她又安慰我，“其实女人想要的不是什么成功，只要你专心对我好就可以了。”虽然她没有点明，但我知道她实际上是说我没有志气，不能独当一面。我觉得我天生就不是那种不择手段的人。

回去的时候，我在车里沉默无语，沈芸问我怎么了？

我还是不说话，我不是不相信钱三跟我的交情，也不是不相信沈芸跟我的感情，那么多年我们都走过来了。但是我内心还是有点寒意。我想起了钱三这个倒腾古董的家伙，说是一个卖家手里有价值连城的玉麒麟，对方开价二十万，如果他买回，转手就是五十万，因此找我和陈六借钱买下，于是，我们都借了。结果，那天他在黄金彼岸大酒店和卖家接头后，把钱和货都带走了，钱三人也无影无踪。他这个人太有心计了，财物都要，买到地图策划逃跑，连我和陈三这样的铁哥们儿都事先没有透漏半点情况，还以为是正当生意，安心地借了足可各自都倾家荡产的五万人民币给他。

做软件整体协调时，可以预留一个 BUG，以备将来调试。这就相当于建筑工人在盖房子时多盖了一条地道，留了一个后门，除了工匠自己，是没有人知道的，如果建筑系统出了什么问题，工匠可以从后门进入。这个后门，在电脑术语里称为“暗门”。计算机高才生钱三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
因此，他应该对整个黄金彼岸夜总会的内部建筑结构了如指

掌。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突发事件，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。钱三得手后一直下到底层的卸货平台，一辆事先就准备好的的士带他从容不迫地远走高飞。

那个使任何人都感到危险的钱三，就像一把匕首闪着寒光静静地蛰伏在口袋里，伺机而动。

沈芸以为我看见钱三模狗样的，心里在犯酸，安慰我说：“没有什么的，他也就有几个钱而已，跟着你，我心里踏实。”

我眼中仿佛有针，定眼看她时，针就刺了过去，我说：“是吗？你不觉得我没有钱三那么有用吗？”

“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比呢？”

“你自己想想你看他那眼神就知道了。反正我们还没有孩子，你还可以选择。”

沈芸生气了，歪过头看着外面，沉默不语了一会儿，才说，“我懒得跟你争执，怎么说你都不相信，你别总是拿芝麻当西瓜，小题大做！”她说说着说着，胸部就有点颤抖，我瞧过去，发现她泪光闪烁。想起过去经历的一切，又觉得自己太过分，心中一阵凄然。

那时，刚考入厦门大学，满眼花枝招展的姑娘，莺歌燕舞，仿佛是一夜之间冰雪消融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这让我目不暇接，无所适从，逢人就感叹厦大的凤凰花和凤凰花一样的姑娘。

谁只想远远观赏那些明丽闪亮的异性，而不是触摸那如花的笑靥？

比如说沈芸吧，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她是多么面目清秀，皮肤白皙，步态轻盈，如风摆柳，总之美艳尤物。

厦大的美女何其多，每个美女后面都跟着一个传说，真真假

